

神僧傳卷第三

城四

曇無惲

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惲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

曇無惲。或云曇摩惲。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惲爲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惲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

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惲以久處致厭。遂辭往罽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音丘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惲警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

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懺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懺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懺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衆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爲驗懺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懺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時魏虜拓跋叡聞懺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懺日

久不忍舍去後又慰辭以迎蒙遜既客懺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懺因詣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懺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懺乃流涕告衆曰懺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威四

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  
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  
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  
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  
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  
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  
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  
不均。或嚴冰叩凍澣浴。或著履上山。或徒步  
入市。唯荷一蘆圖音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  
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

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  
中。顧盼言詠。林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  
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  
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  
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  
城四 渡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  
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  
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  
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  
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

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貧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辨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楚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辯履存焉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貰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辨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二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賸施迺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

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餚者渡手弄及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牛闖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城四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敢審薑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土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

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敢審薑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土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

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嚴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感四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五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今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

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今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

船遙禮之渡乃自下船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

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請渡。渡呢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

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呢。病者即愈。濟諧伏事爲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爲營齋。并接屍。

卷四  
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

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幽下昔經伏事林

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

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

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惠聞而怛之

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

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

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

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

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勤於是絕

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  
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  
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  
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

城四

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

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

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

樊鄼遇見關中僧碧器道人忽喚碧名碧曰

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勿言阿上是

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智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智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資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辨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

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

迹人世後至閣婆國初未至一日。閣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日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跋摩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

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腳。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參拜。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使。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旁有靈鷲。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

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後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加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打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

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寺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

朱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鐘。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咒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秉笏出云。問師道業。挫詞窮。莫敢訛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

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船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缺光。未備。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載四

七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顓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訛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

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研群經。萬里從師。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

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嚴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得喪。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賓。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賓。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

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嚴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得喪。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賓。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賓。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

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日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即勑外司。若有異人。

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棕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

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  
城四  
頃之浴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孝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施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岳峙美萬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詢。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顥深信正法。以三寶爲已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

右請與同遊。乃於鄧<sub>音戊</sub>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爲鍾山鎮岳。持美萬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鑿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

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  
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  
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  
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  
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

十三  
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  
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  
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  
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  
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  
論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  
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  
求師範即投簪落髮音專精志學及受具戒

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  
東方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  
惶跋陀曰可同心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  
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  
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

宣鎮荊州。創房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  
村未善華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  
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  
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  
無所多憂。即以劖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

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  
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  
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  
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  
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  
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  
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  
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  
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  
然四

十口

十一

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  
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  
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堅。時王玄謨督軍  
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  
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

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  
釁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勑問並  
准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  
靈秀等。並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  
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勑住後堂供施。  
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勑令移住。後於  
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  
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  
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  
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

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  
移去。寺衆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  
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  
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  
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  
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  
城四  
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  
十五  
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  
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

卿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窣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因出家爲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

世亂民苦。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撻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鑄。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凌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識者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毋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闢。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勑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參。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蠣蠣軟音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

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音踏。害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

推測草木繁華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  
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  
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  
蠕蠕  
武四  
蠕蠕彼笑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  
許成核。幾許療死無核。斷許既了。十七蠕蠕腰間  
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錘。穿五色線。線別貫  
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睫  
眼周迴良久。尚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  
人攏子實下盡。一看閼。疑者文自剖看校  
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贋。因獲馬而歸。提每見

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  
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  
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  
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  
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持。等念修正。  
道旁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  
隙視之。見提身不着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覩  
一僧。忽歎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荷  
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  
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

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

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

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達奉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惄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

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譯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

號四

十八

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鄰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施勑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歟。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

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嘴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沒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曾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目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呼呼無常。合寺知是驚。

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今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城四十九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於龕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暎。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廢陁。焉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爲沙彌。時時輩。每暇常角力爲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現。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

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狹帶。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蹴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

泉水即上涌。衆歎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響震巖谷。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禱疾供養。城四二十。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飴。坐久疲煩。舒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月爲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

曰。恭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爲井。果得鷗。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罪。歲歲爲惡神所敗。兒子等惜命。乞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

得免斯難。稠索水漬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  
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寃  
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  
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  
口。城門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  
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  
廿一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  
稠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  
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  
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張  
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  
落。舌亦平復。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  
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

重焉。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  
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音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  
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  
稠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  
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  
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張  
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  
落。舌亦平復。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  
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

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響流川。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虛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至巖岫重限。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爍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章成。成都。長安。龍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暨義。有一後生聰俊難

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閑。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太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sub>城四</sub><sub>#二</sub>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龍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暨義。有一後生聰俊難

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爲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詣。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坐於柞木之下。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繞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

阿禿師

釋阿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

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謠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謂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城四<sub>十三</sub>來隸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遮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

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腳有鞋，一腳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杖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

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饌一筐。進而重曰。

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無弟子名也。達答饌

可將還後當爲禮佛兼名也。因令通禮之時  
城四  
一拜兼唱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盜。犬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

十四

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年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犬還也。至曉。犬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一日少覺微痺。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

春秋八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晝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挹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閣。人馬不

能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

誠驗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遁成都止大

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

城四

廿五

年又遊西界觀暘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庵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

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兕不傷犬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通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

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

壞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

田地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

日至赤城山爲龍呪願至夜群龍化作人來

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誠四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瑤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爲觀住者輒死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斬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敬畢方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非真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

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

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粉。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斬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同祭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中如水。以奉度。

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如此。

### 惠琪

釋惠琪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門寺奉戒真確。禪懺爲業。後遇國滅三寶。琪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顏。真好衣服。乘白馬。朱駝。自山頂來。徑至琪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琪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役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

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業。山昇不測其終。

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

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迴驗此以爲報也。

神僧傳卷第三